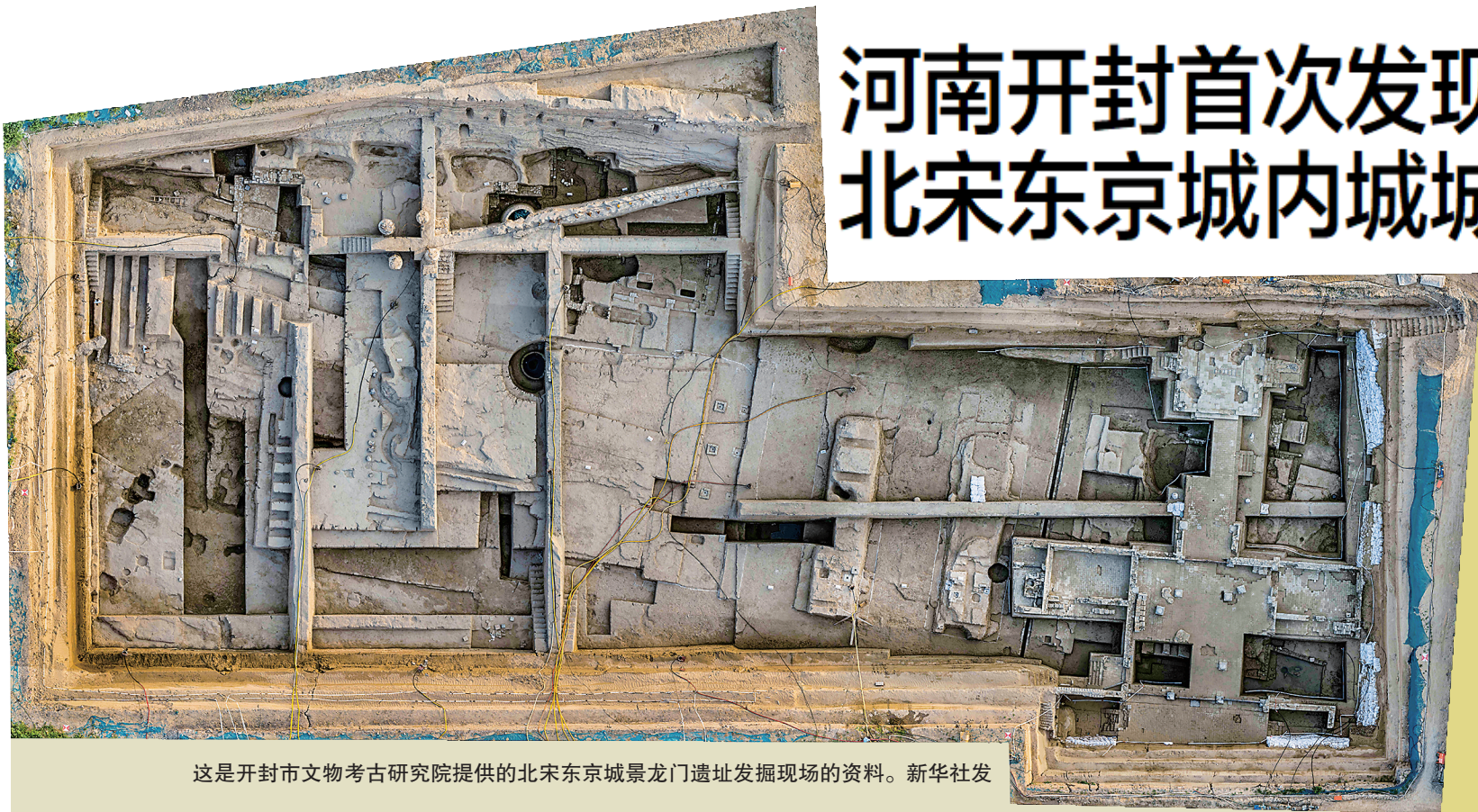


河南开封首次发现 北宋东京城内城城门



这是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的北宋东京城景龙门遗址发掘现场的资料。新华社发

新华社郑州7月12日电(记者桂娟、袁明)一门三道、墩台包砖、规模宏大……记者12日从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北宋东京城景龙门遗址考古取得重要进展。这是目前考古发现北宋时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都城城门遗址。

“景龙门是北宋东京城内城北墙三个城门中位于中间的一座,又名酸枣门。据文献记载,景龙门于北宋崇宁年间由李诚主持重修,城门夯筑、砖墙砌造等工艺与《营造法式》相符,可视为北宋晚期官式建筑的典范。”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三营说。

据介绍,2023年11月至2024年6月,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人员对景龙门遗址进行了系统性发掘。

考古发掘显示,景龙门为一门三道式布局,城门主体由墩台、隔墙及门道构成。城门通阔约60米,门道进深约19.3米,城门及墩台包砖,逐层错缝露龈内收,三门道宽度相同,均约5.6米。“整体规模大于此前发现的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王三营说。

“景龙门是北宋晚期东京城皇城附近一座十分重要的礼制建筑。”王三营表示,其位置的确定,对于北宋东京城复原研究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考古人员还在附近区域发现了从唐代到明代的不同时期五重城墙相互叠压的遗迹现象,真实呈现了开封先后作为州城、都城、府城的历史演变过程,刷新了对开封“城摞城”的认知。

当前,河南进入主汛期,开封地区频繁出现暴雨天气,景龙门遗址发掘现场已进行保护性回填。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海旺表示,下一步,当地将继续围绕这一重大发现组织专家研讨、制定科学方案,做好保护展示利用工作。

我的朋友吴歌说,他六岁时与妈妈一起去上街,看到面点店里的雪白馒头,想吃。妈妈买了一个,他马上狼吞虎咽。吃得正起劲时,发现妈妈没吃,就问妈妈怎么不吃?妈妈的回答是不饿。当时他真的以为妈妈不饿,过了多年才知道妈妈说的是假话。

他语调低沉,讲得缓慢,眼圈湿润。我听着动容,无法接话,五味杂陈。他讲的是他妈妈,也是物质匮乏年代千千万万个妈妈的缩影。我想着他的妈妈,也想着自己的妈妈,无数事实印证着“妈妈不饿”“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了九十多年的岁月,操劳一生,为子孙付出一切,最后却走得悲苦、凄凉,让我每每想起都心如刀绞。妈妈一生的主调是细致入微的节俭,还非常具体地传承到了子女身上……

妈妈的节俭展现在生活中的一言一行,至今清晰镌刻在我脑海中。民以食为天,什么都可以等,饭却不能不吃。山村生活自给自足,寻常日子可节俭的地方只有吃——不少家庭的一点点财富都是从嘴巴里抠出来的,妈妈在做饭上的节俭引人注目。煮饭时,妈妈在米缸里用一种叫“升”的木质量量舀米,双手捧出米缸,放在缸沿上,右手扶着,左手平铺着从“升”上面轻轻抹去薄薄一层,回归缸里;往淘米陶盆里倒米时,妈妈习惯于留一点点,随“升”送回米缸——妈妈笑着说年年有余。淘米时是不能浪费一粒米的,每倒一次水都特别小心。妈妈不识字,却时不时把“一滴汗水一粒收获”放在嘴边。

饭煮熟后,有一段时光每人只有一碗饭,次次妈妈都把自己的一碗盛得最少,有时干脆不吃。我在家排行最小,干活最少,主动端装得比较少的那碗饭。每次端最少的那碗时,都被妈妈拦住,说那是她的,让我拿另一碗稍多的。起初没注意,后来问妈妈为什么吃那么少,得到的回答都是“妈妈不饿”。可妈妈是生产队的劳力,干了很多活,不可能不饿;我有时同妈妈“拗”,妈妈就抱起我,说你是孩子,在长身体,只有将来壮实了才能弄到饭吃,才有本事养妈。我说不过妈妈,只好端起妈妈指定的那碗饭;可怎么吃都吃不香,有时眼泪还往饭里掉。尽管“不快”,每次还是把饭碗吃得干干

谈节俭

刘世安

净净,决不浪费一颗饭。我如此,家人也一样,饭碗里不会留下一颗饭,饭桌上也不会落上一颗饭。

出来工作后,常有人说我过于节俭,对自己太抠。起初没在意,后来不得不认同。几十年以来,工资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从上千元到几千元,到现在一万多,花钱观念却始终如一。对个人来说,除非必须花的钱,不然决不轻易动荷包。节俭得让一些人看不惯,却痴迷不悟。如此节俭,有受妈妈影响的因素,更是一路走来留下的印迹。“感同身受”这个词是书上讲的,很多事情没有亲身经历,找不到真正感受,尤其是山村生活。

我在乡下生活时间不长,但样样活计都干过,也深深刻在内心深处。对一粒粮食的来之不易,只有种植过庄稼的人才懂得。一粒种子从保存到育秧,从拔秧到栽秧,从灌溉到施肥,从除草到打虫,任何一个环节稍有疏忽都会影响不苗长势。稻谷长成了,收割还要看老天脸色,时机、力度把握不好又会让谷粒落下;割下后,一抱一抱地捆,再一担一担地扛回家。担子扛在肩上,无论多重——就是肩膀生疼,也得咬牙扛到家;担子一旦放在路途就会浪费谷粒,看着心疼,也无法向家人交待。说是一滴汗水一粒收获,回想起来一粒收获何止一滴汗水?

一眼看去,粮食来得不易,其实生活中的一切没有一样来得轻松。比方说柴火,农家这里堆一堆,那里码一垛,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实都是一小把一小把地从山上砍回的。有时得走到很远的地方去才有柴火,砍下来后同蚂蚁搬家一样,一捆一捆地背、一担一担地扛回家。比方说家庭用水,城镇水龙头一打开,随便放,一吨只要三元钱。到了山村,人们住在半山腰,水得一担一担地从山脚下挑回家。挑着重担上陡坡,只有挑过的人才知道什么叫吃力。一大家子

人一天就三四担水,用一瓢少一瓢,人人不由自主地节约。一担水通常只有六七十斤,二三十担水还不到一吨。比方说棉花,拿起一件衣服不费吹灰之力,可到了地里面,别说种棉花,仅仅摘棉花,都是难以忘怀的考验;炎热的时候棉花才能炸开,如火的太阳只是其次,没完没了的蚊叮虫咬才是真正挑战。乡亲千百年来恬静平淡,是让生活磨砺出了品格,从而与自然、他人尤其是家人和谐相处,共奏田园之歌。

进入城市生活,拧开水龙头就有怜惜的感觉,浪费的罪恶感如影随形。更有打开电灯,每每都恍如隔世。清晰记得在山村生活时,柴油灯稍亮了一点,母亲就把灯芯往里面扯一扯。一年就那么三五斤柴油,用一滴少一滴,能省的时候尽量省。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在昏暗的油灯下,母亲、姐姐都做了无穷无尽的缝补活计。颇为神奇的是她们的眼睛都没坏,连老花都少见。离开房间关上灯,对一些人来说是要求,在我则早已成为习惯。山村没有“物尽其用”的设法,却时时处处彰显着。而今随处可见的垃圾,当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踪迹。与生活紧密相连的是镰刀,割稻子、麦子要用,砍柴、削荆要用,买回的新镰面很宽,用着用着因磨而慢慢变窄,剩下一长条时送到铁匠铺,补上一点钱就能换来一张新镰,循环往复。

母亲的一生,是节俭的一生,也是为他人着想的一生。她面对后代,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把子孙哺育成人。她没有留给子孙看得见的东西,却让子孙受用一生、感激一生,在我尤甚。在一些人沉迷于高档住宅、豪车、名望时,我少有地往边角钻,巴不得消失于无形;在一些人为了子孙绞尽脑汁积蓄财富时,我罕见地笃信儿孙自有儿孙福,各人的路自己走;在一些人陷入物欲,没完没了购物、张扬,我特立独行地享受极简,生怕多耗费了这个待我不薄世界的一丝资源。

与生活息息相关一切都养成了节俭习惯,其他方面更不可能奢华。越简单身心越自在,欲望自然而然消解、淡化。个人没什么“需”,又实在找不出什么地方存在“要”,节俭也就成了身心的一部分,平静观赏着人世间的五彩缤纷……